

● 刘 华 著

Xiang Cun
De
Biao Qing



江西出版集团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乡村的表情



◇责任编辑：许洁 方方

◇装帧设计：南方葡萄

◇摄影：刘畅

ISBN 978-7-80742-462-8



01 >

9 787807 424628

定价：32.00元

●刘 华 著

XIANG CUN
DE
BIAO QING



乡村的 表情

江西出版集团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的表情/刘华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
2008. 11 (2009. 2重印)

ISBN 978-7-80742-462-8

I. 乡… II. 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0507号

责任编辑: 许洁 涂悦 方方

装帧设计: 南方葡萄

摄影: 刘畅

书 名: 乡村的表情

出版发行: 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: 33000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0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2009年2月第2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.75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数: 2001-6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42-462-8

定 价: 32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

许湾再访金溪书/4

叩问石塘寻洛阳/13



节日的宁都/24

鸡年新春看“割鸡”/32

中秋月，火龙夜/39

瑞金壬田的九月十三/47

谁是你的福主/53



寻访鄱阳渔鼓/66

爱唱山歌的修水/73

擂山为鼓，击鼓而歌/80

广昌孟戏《长城记》（三夜本）最后的演出/88

忧伤的“飘老”/94

五百六十岁的曾家孟戏/101

飞扬在楹联里的乐平高腔/109

庆源村最后的傩影/118

相框里的长径傩/125

正月初二，在婺源长径看搜好/133





南丰石邮村的搜雉之夜/146

随雉班回村下马/152

在上甘村观解雉/159

三坑村的和合判/167

和合之舞/174

秉烛照迎跳竹马/182

柳灯里的八仙/189



浮掠三僚风水/200

衔着乡风的茶亭/207

美丽也是辟邪物/214

清溪的梅烛龙/220

土谷祠里的鼓声/227

用村庄的记忆拼贴万年/235

代后记：在韩国江陵过端午节/242

書



雨在行走。恍惚之间，我不知道是眼前的景象如梦，
还是我的怀想如梦。

浒湾再访 | 金溪书

我要前往浒湾。

当地朋友一次次纠正我，说“浒”字在这里不读“hǔ”，应该读“xǔ”。他们对这个字是很认真的。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，词典中就特别标注了浒湾这个地名的读音。

屡屡犯错，不禁有些惭愧了。其实，我是不应该误读的。十多年前第一次来浒湾，我就被人再三告知“浒”字的来历。面对这个字，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

都是乾隆皇帝惹的祸。传说，乾隆下江南，由鄱阳湖入抚河，到得油墨飘香的浒湾，不知是波光耀眼，还是酒旗蔽目，愣是把个“浒”字认做了“许”字，脱口便呼：许湾。皇帝金口玉牙，谁敢冒犯？那就只好把它看做钦定，将错就错吧，是非因此颠了个个儿。

传说是当不得真的，不过，乾隆皇帝应该知道浒湾这个地方。因为，明清时期的金溪浒湾镇已经以雕版印刷名扬天下，所谓“临川才子金溪书”就包含了对它的赞誉。镇上有平行并列的前、后两条书铺街，



其街口石拱门的匾额上分别刻着
“籍著中华”、“藻丽 娜嬛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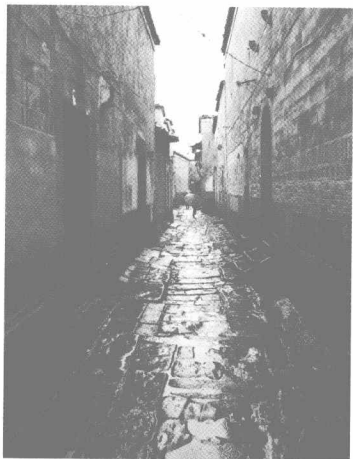
盛名之下的汴湾，居然敢以天帝藏书处相比拟，当年的风雅由此可见一斑。

我在长长的雨巷里辨识着旧日的书香。

我始终不肯相信，那么儒雅的历史在告别这个古镇时，不会留下它的墨宝、它的赠言、它的叮咛和缱绻。我把自己对汴湾的十分贫乏的模糊记忆，归咎于第一次造访的匆忙和草率。是的，我宁愿怪罪自己，也不肯接受历史杳无踪迹的事实。我浪漫地怀想，历史也许会像个顽皮的孩子，突然从它藏身的某个旮旯里蹦出来，或者，像个沉默的老人，在警惕的打量之后，会悄悄地向我展示它的珍藏。

历史对于汴湾，应该就是一册册发黄的书籍，一块块黢黑的雕版，一件件我们可以想象的印刷工具，以及一幢幢建筑在书山学海上的老房子了。

在我被雨丝扰乱的目光里，书铺街显得更老了，仿佛有银丝纷纷飘落。建筑的苍老，就像人的衰老一样，里外都顾不得讲究了，任由作为脸面的门面华落色衰，任由显示襟抱的室内装饰腐朽了去、破败了去。然而，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里都胡乱地悬挂着、堆放着许多





什物，这也颇像老人，脑子里装满散乱的记忆，却是无从梳理了。

来浒湾之前，我去过同属金溪县的竹桥村。那里尚存的上百栋明清建筑有一个特点引起我的注意，那就是墙体的墙裙部分多以大块的青石垒砌，在三四层坚硬的青石之上再砌青砖，据说，这是为了防止盗贼破墙入室。铺着青石板的村巷，贴墙处则留着深而又窄的明沟，夜里若是不小心跌落下去，会摔得很惨，所以，村人也有理由认定它同样具有防盗的功能。建筑对防盗功能的重视，披露了男人们外出经商的历史信息，由此，也可以想见竹桥当年的富庶；而此村的“养正山房”、“苍岚山房”等处，正是过去的雕版印书作坊，它证明经营文化曾是财富的来源之一。

浒湾的青砖大屋也保留着以大石块为墙裙的建筑特点，但在这繁华喧闹的街市上，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基业坚固的象征。

这是光宗耀祖的基业。自南宋出了陆九渊兄弟三人，金溪一带就被誉为“理学名教之区”，谓之“理学儒林衰然冠江右，忠贤相比，人文兢爽”，崇文重教的传统在百姓的血脉里代代相袭，对读书藏书的喜好酿成了广布民间的社会风尚，刻书业正是在如此儒雅的土壤中逐渐萌生，而后蓬勃发展。

这是盛极一时的产业。浒湾在最盛时竟聚集刻字工匠六七百人，书铺街上的店铺达六十多家，并且，它们顺着水路把生意做到南昌、长沙、芜湖、安庆、南京，甚而远至北京。书籍里有衣食温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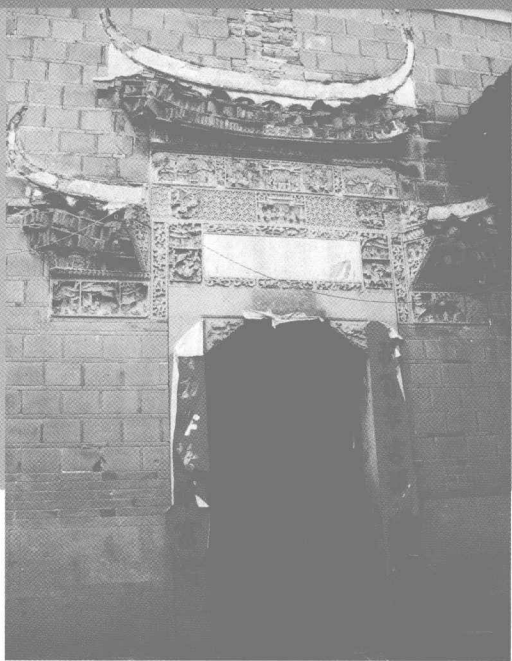


有滚滚财源，所谓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
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
大约到了这份上，才
能真正成为现实吧？

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有许多是精明能干的。比如，三让堂的主人吴会章，因为喜好书籍，遂以书肆为业。他于乾隆初年在湖南衡阳创办三让堂书局，道光六年又在长沙开设分店，同时在老家创办三让堂。在他的作坊里，“梓行经史子集，镂板堆积如山”。三让堂经营二百余年，所印书籍如《韵府群玉》等，被海内推为善本。

那些家财万贯的老板有许多是学富五车的。那位吴会章与儿子都“知书识礼，广交游，结纳名俊，终日与探讨剖析古今典籍，野史稗乘，毫无倦容”。红杏山房的创始人赵承恩更是学养深厚。虽然，他在咸丰、同治、光绪朝曾三次被荐举为孝廉、方正，皆不就，但是，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学者勤奋地著书立说，其一生著述颇丰，有《周易诸言》、《诗注辨误》、《性理拾遗》等多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是为了便于自己著述付梓行世，而创办红杏山房的，既刻书销售，又藏书自娱。从咸丰年间起直至清末，红杏山房刊刻了大量抚州乡贤遗著，如《抚州五贤全集》、《陆象山全集》、《汤文正公全集》等。其刊印的《赵氏藏书》、《汉魏丛书》等，则为多种多卷本的大型丛书，素来为学者所重视。

为了自己出书、藏书的方便，不惜开个书铺，办个印书作坊，



如此嗜书成癖，真是叫人叹为观止。看来，在浒湾乃至金溪，这印书业原来是种心养心的产业，人们在木板上

播种文字，为的是收获天下的书籍、天下的才情！我觉得，他们应该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商，这些儒商把生意做得潇洒极了。比如，竹桥村的余仰峰回乡开办印书房，他“刊书牌置局于里门，昼则躬耕于南亩，暮则肆力于书局”。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，学会了经商的古人依然割舍不了对土地的眷恋，或者说，人们在经营土地、经营生意的同时，其实也在经营着自我的内心，经营着传统文人的理想。

引我去竹桥村的吴老师，是县文博所的所长，喜爱收藏。不过，只收藏古籍和古钱币，用他的话说，“也只能收得起这些东西”。看得出来，言辞之间，对全县历史文化遗产如数家珍的吴老师，面有窘色，心有隐痛。但是，当他把自己的藏书打开来后，却见满脸自豪。

每册古籍也许都有一段颠沛流离的经历，都有一个阅尽沧桑的故事。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它的封面，翻开它的身世，我看到由浒湾旧学山房藏版的《诗经集注》、《古文观止》，看到由旧学山房仿两湖书院精本校刊的《地球韵言》和仍是由旧学山房梓行的《鑑略妥注》，看来，这个旧学山房在浒湾、在当时应是十分的显赫。

果不其然，凭着刻在匾额上的“旧学山房”四个大字，我在浒湾的前书铺街上很轻易地找到了它的高墙深宅。听说前书铺街的临街门面均



为店铺，印书的作坊则在宅院的后面。站在街上探望旧学山房的内部，我的视线穿过窄小的前院，穿过昏暗的厅堂，经天井再往里去，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黢黑。我不知道，那位叫谢甘盘的书商，是摇着蒲扇在前院里摆着书摊子呢，还是闲坐厅堂品茗研读，且等舟船泊岸顾客盈门？

旧学山房广罗旧刻版本，精心校印，其刻印的《天佣子全集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谢文贞公文集》等，也是被学界所珍视的古籍。然而，旧时的书香门第大约早就换了主人，曾经的儒雅只在建筑中留有蛛丝马迹。

当地的朋友领着我四下寻找两副被县志所记载的对联。问了青年问中年，或漠然摇头，或茫然乱指，串了好几户人家，最后幸亏问到了一位坐在竹椅上养神的老婆婆，这样，我才在寻常人家杂乱的厅堂里，揭去新贴的红纸对联，读到了刻在房柱上的文字。其一曰：

“结绳而后有文章，种粟以来多著述”，其二称：“玉检金泥广国华，琅留宝笈徵时瑞”。寥寥数字，却是一部浩若烟海的文化史，透过字里行间，我看到的是先人们面对书山学海那谦恭而勤勉的情状。

可惜，在偌大一个汴湾，





- 能够鲜明地印证历史的文化遗存已经十分稀罕。想来，这里最富有的该是雕版了，过去的六十多家店铺，哪家不曾是书版盈架呢？然而，如今要想在这里找块雕版看看，却是不易了。

当地朋友把我带到他的老师家，说这位老师收藏有《康熙字典》的雕版。不料，主人最近已把雕版全都卖光了，卖的是“跳楼价”，一共只卖得区区二百元钱。横下心来处理它的理由是，经常有学者登门来看书版，还要耐着性子听任他们拍照，主人厌烦了。当我为之惋惜时，主人便有些羞恼，嘟哝着抱怨道，你们光来看又不开发。也许是毕竟当过老师的缘故吧，他接着理直气壮地声称，雕版遭虫蛀快烂掉了，一抹便是一层的朽木屑。也是，毕竟闲置了许多年。

是印刷业的进步决定了雕版印刷业的凋零，新兴的铅字印刷成为雕版印刷历史的终结者。清末以后，汴湾的书铺街就门庭冷落日渐衰微了，大约艰难撑持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还是免不了曲终人散。如三让堂便于1935年继长沙书局倒闭后，接着关门大吉。但是，在我担当向导的当地朋友的儿时记忆里，家家都有成堆的雕版，家家都拿雕版当柴火烧锅。他大概四十多岁，也就是说，尽管雕版印刷早已寿终正寝，但汴湾人家仍将书版保存了几十年，直到三四十年前才迫不得已填进了灶膛。

我惊讶于这个事实。原来，文化的情感始终盘桓在汴湾的记忆之中，缠绵在书乡子弟的内心深处。几十年的默默相对，几十年的依依不舍。世上还有什么样的情感，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，无助地守望这么

□